

播种文艺丛书

第二次考試

何 为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播种文艺丛书

第二次考试

何为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目 次

•第二次考試	3
农学家和播音員	9
一張照片	15
青春之歌	20
•暑假紀事	27
女歌手的信	35
拜老师	47
我的两个朋友	57
祝福远航的水手	62
寄往埃及的邮件	66
最初的帶路人	72
江边一夜	79
•大廈前的幻想	93
廣場漫步	96

歌手和战士 99

后 記 107

第二次考試

著名的声乐專家苏林教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这次参加考試的二百多名合唱訓練班学生中間，有一个二十岁的女生陈伊玲，初試时成績十分优异：声乐、視唱、練耳和乐理等課目都列入优等，尤其是她的音色美丽和音域寬广令人贊叹。而复試时却使人大失所望。苏林教授一生桃李滿天下，他的学生中間不少是有国际声誉的；但这样年青而又有才华的学生却还是第一个，这样的事情也还是第一次碰到。

那次公开的考試是在那間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大厅里举行的。当陈伊玲鎮靜地站在考試委员会里几位有名的声乐專家面前，唱完了冼星海的那支有名的“二月里来”，甚至連不帶任何表情的教授們也不免暗暗递了个眼色。按照規定，应试者还要唱一支外国歌曲，她演唱了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調“有一个良辰佳日”，当时就以她

燦爛的音色和深沉的理解驚動四座，一向以要求嚴格聞名的蘇林教授也不由頷首表示贊許，在他嚴峻的眼光下，隱藏着一絲微笑。大家都默無一言地注視陳伊玲：嫩綠色的絨絨上衣，一條貼身的咖啡色西褲，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樹。門外窗外擠擠挨挨的都站滿了人。眾目睽睽下，這個本來笑容自若的姑娘也不禁微微困惑了。

復試是在一星期後舉行的。錄取與否都取決於此。這時將決定一個人終生的事業。經過初試這一關，剩下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復試將是在各方面更其嚴格的要求下進行的。本市有名的音樂界人士都到了。這些考試委員和旁聽者在評選時幾乎都帶着苛刻的挑剔神氣。但是全體對陳伊玲都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如果合乎錄取條件的只有一個人，那麼這唯一的一個人無疑應該是陳伊玲。

誰知道事實却出乎意料之外。陳伊玲是參加復試的最後一個人，唱的還是那兩支歌，可是聲音發澀，毫無光彩，听起来前後判若兩人。是因為怯場、心慌、還是由於身體不適，影響聲音？人們甚至懷疑到她的生活作風上是否有不夠慎重的地方！在座的人面面相覷，大家帶着詢問和疑惑的

眼光举目望她。虽然她掩饰不住自己脸上的困倦，一双聪颖的眼睛显得黯然无神，那顽皮的嘴角也流露出一种无可诉说的焦急，可是就整个看来，她通体是明朗的，坦率的，可以使人信任的；仅仅只因为一点意外的事故使她遭受挫折，而这正是人们感到不解之处。她抱歉地对大家笑笑，于是飘然走了。

苏林教授显然是大为生气了。他从来认为，要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各方面都能成为表率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歌唱家又何尝能例外！可是这样一个自暴自弃的女孩子，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歌唱家！他生气地侧过头去望向窗外。这个城市刚刚受到过一次今年最严重的台风的袭击，窗外断枝残叶狼藉满地，整排竹篱委身在满是积水的地上，一片惨淡的景象。

考试委员会对陈伊玲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从两次考试可以看出陈伊玲的声音极不稳固，不扎实，很难造就；另一种则认为给她机会，让她再试一次。苏林教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重要的是了解什么是造成她先后两次声音悬殊的根本原因。如果问题在于她对事业和生活的态度，尽

管声音稟賦再好，也不能录取她！这是一切条件中的首要条件！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苏林教授从秘書那里取去了陈伊玲的报名單，在填着地址的那一栏上，他用紅鉛筆划了一条粗綫。表格上的那张报名照片是一张叫人喜欢的臉：小而好看的嘴，明快單純的眼睛，笑起来鼻翼稍稍皺起的鼻子。这一切象是在提醒那位有名的声乐專家，不能用任何簡單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至少眼前这个姑娘的某些具体情况是在这张簡單的表格上所看不到的。如果这一次落选了，也許这个人終其一生就和音乐分手了。她的天才可能从此就被埋沒。而作为一个以培养学生为責任的音乐教授，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他是絕對不能原諒自己的。

第二天，苏林教授乘早上第一班电車出发。根据报名單上的地址，好容易找到了在楊树浦的那条偏僻的馬路。进了弄堂，驀地不由吃了一惊。

那弄堂里有些牆垣都已傾塌，燒焦的栋梁呈現一片可怕的黑色，斷瓦殘垣中間时或露出枯黃的破布碎片，所有这些說明了这条弄堂不仅受到

台风破坏，而且显然发生过火灾。就在这灾区的瓦砾场上，有些人大清早就在忙碌着张罗。

苏林教授手持纸条，不知从何处找起；忽然听见对屋的楼窗上，有一个孩子有事没事地张口叫着：

“咪——咿——咿——咿——，吗——啊——啊——啊——”仿佛歌唱家在练声的样子。苏林教授不禁为之微笑，他猜对了，那孩子敢情就是陈伊玲的弟弟，正在若有其事地学着他姊姊练声的姿势呢。

从孩子口里知道：他的姊姊是个转业军人，刚从文工团回来不久，到上海后就被分配到工厂里担任行政工作。她是个青年团员——一个积极而热心的人，不管厂里也好，里弄也好，有事找陈伊玲准没有错！还是在二三天前，这里附近因为台风而造成电线走火，好多人家受到灾害，陈伊玲就为了安置灾民，忙得整夜没有睡，终于影响了嗓子。第二天刚好是她去复试的日子，她说声“糟糕”，还是去参加考试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瞧，她还在那儿忙着哪！”孩子向窗外扬了扬手说：“我叫她！我去叫她！”

“不。只要告訴你姊姊：她的第二次考試已經錄取了！她完全有條件成為一個優秀的歌唱家，不是嗎？我幾乎犯了一個錯誤！”

蘇林教授自言自語地說着，沒有顧到孩子站在面前睜着一雙驚異的眼睛，就急忙從陳伊玲家裏出來，走得很快。是的，這天早晨有什麼使人感動的東西充溢在他胸口，他想趕緊回去把他發現的這個音樂學生和她的故事告訴每一個人。

1956年12月

农学家和播音員

他們是兩個友誼非常深厚的好朋友。从少年时代起就結伴上学，一同游戏，至今都已是三十以上快近四十的人了，而“赤子之心”不減当年。一支美丽的甜歌，一本屠格涅夫的小說，一张描繪黎明前大海平靜无波的画片，都会喚起他們旧日的記憶。往往三、五年不見面，見了面可还是象昨日放学剛剛分开一样融洽无間。而这一回分別的时间最長，一別七、八年，音訊杳然。

个子較矮的那个朋友，就他在农学院里的工作及其所研究的学科說来，是个农业化学家。他研究土壤、植物和肥料三者之間的相互关系，用化学方法解决农业問題，属于向科学进軍的十二年规划中重要項目之列。他向自然界探究生命的秘密，和植物談心，臉上永远帶着專注的沉思神气。

那一次，他和农学院的学生們到黑龙江流域一个国营农場去进行短期生产实习。有一天早

上，为了調查当地一位农业模范的丰产經驗，天剛剛破曉，他就从帳篷里出来。 厚重的大皮靴踩在冰冻坚实的土地上，发出干脆的裂响。是早春了，新鮮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他甚至 感觉到土地正在苏醒。 在白茫茫粘冷的晨霧中，一头美丽的小鹿怯生生地迎着拖拉机溜开去了。

經過了一天极其紧张的工作之后，临近天黑，这个矮矮的結实的农学家回到帳篷里。这时他的学生們圍着一架“东方紅”牌的收音机正在收听广播。 听見了北京和上海的呼吸，听見了模糊而又遙远的人語声和絲弦杂作的声音，听見了偉大的祖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脚步声！

偶然轉到一个电台，声音逐漸清晰起来，播音員抑揚頓挫的声調，不由使人駐足靜听。 原来是一段关于农业生产技术問題的广播，却講得这样富有戏剧性，如同有經驗的演員在朗誦台詞，渗透了动人的感情。农学家首先为报告內容的深入淺出和講解的熟練感到惊异，即使象他这样对这門科学長期从事研究的人，都認為这一节农业生产先进技术講得头头是道，“頗有學問”；其次，他很滿意那个播音員面对农民說話时那种亲如家人的真摯态度，当播音員娓娓动人地談到如何把荒野

变成良田时，仿佛在講一段优美的故事那样富有吸引力。可以想象，这样的广播节目无疑会受到广大农民听众的热烈欢迎，并且会按照他的话来解决农业上的某些问题，从而改进耕作质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农学家赞赏之余，刹那间，他忽然呆住了。那快乐的明朗的调子，听起来真有点象宝文的声音！多么熟悉啊！宝文，全国解放时，他不是南方一个大城市的电台工作么？当他刚进去担任电台播音员时，为了和“吃螺丝”作斗争，每天对着沉默的墙壁练上多少次，才战胜了每一个初上电台的播音员不可避免的上场慌！后来听说他被派到另一省份，独当一面地支持当地新成立的电台，可是数年来不通信息。就在农学家默然出神的那一瞬间，这一段节目宣告结束，收音机里送出来最后的一句话：“以上这个节目是由林宝文播送的。”完全证实了！农学家凑上耳朵去，竭力捕捉那最后几个字眼，但接下去只听见一片锣鼓声，收音机时而发出杂音，旋即被关上了。

这一夜农学家非常激动。自从到了这个农场以后，他渐渐习惯了那辽阔的天地，那一望无垠的肥沃的黑土，那未开垦的处女地上走过的动物的

足音，而現在他竟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听見了分別七年的老朋友的声音！

真是宝文嗎？他根据那一个省份的人民电台所在的地点，当夜就凑着灯光写了一封信。

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白天他照常忙于工作，晚上几乎帶着渴望的心情守候在收音机旁，期待着再一次听見老朋友熟悉的声音。然而，或是因为风向和气候的影响，听了半天，結果发现千周偏了一点，轉到內蒙古的广播电台去了；或者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耽誤了收听時間。总之，再也沒有收到那一节对农学家來說是特別有意义的节目，好象那声音突然从大地上消失了一样，不胜惆悵。

他怀疑也許那天晚上是听錯了。在这气候严寒、风向不定的东北原野上，电波頻率不固定完全是可能的事。那么，亲爱的宝文，你究竟在哪儿呢？你可曾听見我遙远的呼喊？

有好几个夜晚，农学家独自站在戶外，仰望藍鋼般冷森森的夜空和閃爍的寒星，象是要通过他心灵所产生的电波，向不知在祖国哪一方的老朋友广播似的，又象要用他全部开放的心灵，在縱橫数百万亩的农場上空，寻觅那个老朋友快乐的声音……

当他终于收到回信的时候，已經隔了好些时候，他和同學們結束了生产实习任务，回到了农学院。宝文热情的信在等着他。还是那样风趣，帶着几分浪漫蒂克的幻想色彩；而且，重要的是他干劲十足，看来他是比从前更快乐了。宝文說，最近他接連看完了好多本关于演技修养方面的書，还要进一步研究舞台艺术的表演方法。这就不免令人奇怪：是为了改行去当演員嗎？不。他之所以鑽研演技，只是因为想把广播工作做得更好，“广播也是一种艺术，我要用演員修养来丰富广播艺术”，他满怀信心地說。他的努力使他赢得了許多朋友，农民們經常写信給他，和他討論农业問題，他引以为驕傲，觉得这是生命中最大的幸福。

“其实，要听我的声音是很容易的”，最后他写道：“每天上午十一时和下午七时以后，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全国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这几天我正在向听众們广播大地回春的消息，不是嗎？”听他的口气！农学家忍不住微笑了。

这天晚上，农业化学家在自己的宿舍里终于又听到老朋友的广播了。那是一段新聞报道。播音員热情横溢地談到过去一年間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成就，就象是在朗誦一首和平与劳动的

詩篇。农学家似乎感到播音員特別強調的某些字眼,是由于他也在收听广播的緣故,这种介乎电台播音員和作为千万个听众之一的农学家之間友誼的默契,使他心里長久充滿了甜蜜的溫馨。他發現,他們的友誼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意义了。

1957年1月

一 張 照 片

這張照片的來歷是這樣的：

春節時，到海防前綫去慰問解放軍的合唱隊女同志中，有好幾個是孩子成群的媽媽。在舉行慰問演出後的第二天，合唱隊員們三三兩兩地分散到各班去，坐在異常整齊潔淨的木床邊沿上，和戰士們促膝相對地閑話家常。

有一個媽媽說：

“我是三個孩子的母親，老大明年是一年級小學生了，剛剛開始懂事，小的斷奶還沒有多久，甚么事都還不懂，這兩個孩子都還好辦，只有那個在托兒所里的老二，似懂非懂，最難對付了。托兒所里拿來的家長聯系簿上總是寫着：上課不守紀律，欺負比他小的孩子……要是他回到家里，那你就別想有一點兒安靜！可這孩子也有一件事叫他心服的，只要人家說：‘康康，你再也不聽話，將來解放軍叔叔就不要你了！’他立刻就安靜下來，比什么